



香祖筆記

貞

15
104
4



明曾
104
卷4

香祖筆記卷九

新城王士禛貽上



蜀人射白鷗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
桂海虞衡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鵡作鮓孔雀
翡翠為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
不有

璫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織鱗遇
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璫瑁齋見虞衡志

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剥其皮革云以
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還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噉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謂乎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鹵將軍永平中棄官乞為道士來憇桐栢見剡縣金庭觀

石刻妄語可笑梁陳間安得兩沈約皆字休文休文為梁武帝佐命與陳遠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蓋道釋好為傳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鶴林玉露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亦可笑

余于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于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岩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右見鶴林玉露

南渡四大家為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

翁則謂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魯直謫宜州皆
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謔之當時有術士曰儋字
從立人子瞻其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
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
後皆驗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紹聖初謫涪州徙
戎州徽宗即位赦復官建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
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記爲陳舉所
訐羈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
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羅云云乎按此說本之老
學菴筆記乃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莘老時貶

新州故也

余邑先輩文獻無徵每以爲恨故于羣書中遇邑
人逸事遺文輒掌錄之乙酉再至安德觀永平府
志得邑方伯徐公準詩一首盧龍塞云燕呼黑水
作盧龍塞北風沙泣斷蓬漢將已隨羌笛老秦人
莫恨久從戎公即詩人夜字東癡之曾祖也萬曆
中嘗爲永平太守

朱性甫鐵網珊瑚載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傳師
墨蹟一絕云積雪陰山欲度難傳更深夜鐵衣寒
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子細看傳師元和間

名臣有嶽麓寺長句最佳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
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
亦然予常舉以為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細了好打
耳

新安門人汪洪度字于鼎夙有詩名嘗有詠一品
妃詩云敢以三春草蒙稱一品妃植根緣湛露發
艷借恩輝幸自生同蒂羞將影獨違未須勞遠寄
念此亦當歸自注當歸花曾入禁苑賜此名余按
藥花入詩最新如人參枳殼皆見唐人詩連翹見
楊太宰夢山詩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見白芨花因

得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當
歸詩人止習用太史慈姜伯約事未詠其花始見
于鼎此詩耳按崔豹古今注當歸一名文無本草
云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
禪蘇黃祖師禪也

謝方山

重輝

別業杏花村之東有古槐十餘株傳是

正德年間物乃總督宣大楊順侍郎故居也楊即
殺沈鍊以媚嚴嵩者予徘徊其下顧謂方山曰此
樹閱世古矣惜非安石之甘棠

詞家綺麗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謂第當分
正變不當分優劣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訥士祇
同定倚聲集予評陳臥子詞云如香車金犢流連
陌阡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
友交馳曰不宣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此然三
字之分別殊亦不解

孫仲謀欲築濡須塢諸將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
何用塢為快語讀之輒為浮一大白

古樂府詩云百金買寶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

娑劇于十五女等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
此類是也

余家自高曾祖父已來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一
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
訓示子孫也按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三十六祥未詳所出

又各房正廳一聯云紹祖宗一脉真傳克勤克儉
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
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

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鳴尾之說傳記紛紜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
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
物志逸篇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螭
蛭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于屋脊二說已不同唐
會要云漢武栢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
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
火災又或謂漢栢梁臺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
起建章宮遂設鴟尾之象于殿脊二說亦有不同
又龍九子一名霸下好負重故為碑座履履好文

在碑文兩旁亦出總龜博物志逸篇又云履履性
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
于碑文上二說名字亦不同顧鄰初宗伯說略云
霸下未詳履履韻會云鼈也一曰雌鼈吳都賦云
巨鼈履履是也廣雅云有角曰鼈龍無角曰鼈音螭
龍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而載石作龜形
蓋似鼈而稍訛霸下則竟不知何狀即龍生九子
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

漢光武帝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
也主辟不祥逸篇又以為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

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以巡警
則又似鰓魚之屬鰓魚見孔叢子又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
金革以禦非常古今注曰執金吾棒也以銅為之
金塗兩末謂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詳命名之意青
箱雜記云考工記臬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
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江鄰幾云或說文
思殿名聚工巧于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古詩云淺為玉茗深都
勝大曰山茶小海紅都勝即寶珠山茶

田綸霞

雯

少司徒為詩文好新異康熙壬午謝病

歸浹歲臥疴醫立方以進輒嫌其俗易他名始服
之如以枸杞為天精人參為地精木香為東華童
子之類其癖好新奇如此余聞諸其弟需子益云
秦俗尚白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輒麻巾素衣
以往余所經歷西安鳳翔漢中諸府皆然聞西
巡時民庶迎駕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處戴
白紗帽晉人好著白接羅謝萬著白綸巾南齊垣
崇祖著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
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又唐制新進士皆白

袍故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之句
而肅宗與李泌同出觀者謂衣黃聖人衣白山人
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清波雜志載宋乾道
中內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極可憎乞仍
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則
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尚白也酉陽雜俎云
北朝時徐州角城縣僧尼著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長卷後有米元章
書東坡長句康熙癸未三月 萬壽節九卿皆進
古書書畫為壽此卷蒙納入內府傳 旨云向來

進御凡畫槩無收者此卷畫後米字甚佳故特納
之仍諭知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內癸未春方作醮事火
忽自殿上出頃刻焚燹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
于祠方就殿址禮拜堦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
臾汎濫急覓輿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亦異災也
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
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

上駐蹕杭州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見
于行官長次係雙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

年七十六五年七十五率子姪凡十七人孫十八人
賜宴 賜緞錦各一疋又 賜御書扁額一
門人瑞 皇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
籌萃一門見邨報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
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幾
矣
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
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秫皆甦豈乃播種六
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南
去不爲災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波雜志言鄭暘叔靄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爲五
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已說歐陽集古考究
未備者間有辯正類爲數巨冊考證良備悉上秘
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歐陽永叔劉原父
呂進伯趙明誠董道黃長睿薛紹彭于今獨著鄭
之名迄無知者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惜哉南
宋人陳起有寶刻叢編尤爲該洽嘗從朱竹垞
見寫本未暇鈔錄

濟寧州學武生歐陽溍叩 闕自稱大禹之後下
其詞巡撫議大禹姒姓歐陽溍狂率冒稱後裔革

去武生依律充軍云

明太宗攻濟南鐵鉉出戰倏見有羣僧助戰甚力
跡之入大佛山琵琶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
汗流浹體命以鐵搗碎其首像乃唐貞觀時製
歷城穆吏部淡字桂陽為闍寺所中罷歸鬱鬱成
疾額中有一小人騎驢時時往來醫不知其何疾
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于白雲湖在章丘亦名劉郎中泊得一馬鹿形每宴
會則列于筵前負八寶盤崇禎戊寅馬無故自斃
未幾濟南陷

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謂
西湖也曾守郡日嘗作名士軒軒今入署中明時
尚有古竹數竿芍藥一叢傳是宋故物

環明湖有七橋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灤源
石橋曾子固詩從此七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
舟

元張文忠養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
改為祠明尹恭簡旻宅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邊
尚書貢宅在王府前今巡撫衙署有萬卷樓王祭酒雲芝

名同先尚書公諱李按察攀龍宅皆在西門外柴市許長史

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邊尚書貢別業在張馬泊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十里弔枝菴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殷文莊士儋通樂園在趵突泉西趙尚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所謂西揖華不注東揖鮑山者後改作于百花洲在王府後碧霞宮西許長史詩所謂湖上樓也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乃後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舊蹟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廢曾子固詩層城齊魯衣冠會况有娥英詭世人水經注灤源亦謂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俗人但知呂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詞中大冢其母王狀元拱辰女亦工文章

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亦詞中大家少與党懷英同學南渡為名臣党入金官翰林學士承旨尤工篆書

德州謝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嘗于城北水次掘得

一甕色黝而光可以鑑昇甕于家忽于黝光中見
人影細審之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須
臾變滅旬日後乃無所睹

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冢中一石枕上鈿
詩云百寶裝腰帶金絲絡臂鞬笑時花近眼舞罷

錦纏頭

閑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為
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垂羞將晚
景對非才云云以挺之為抃謬矣蓋以閱道謚清
獻而挺之謚清憲故致此舛訛耳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
舜舉畫馮應科筆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邊貢墓
在萊莊劉天民墓在五里溝李攀龍墓在柳溝許
邦才墓在火閘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東有許
忠節公達祠正統間文清以吏部尚書郭璉薦督

學山東文成以弘治甲子典山東試得堂邑穆文
簡孔為解元忠節初令樂陵當劉六之亂破賊全

城後與孫忠烈公燧同死宸濠之變祠中有庶子

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樂陵令行一篇洛文即大復之孫也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也

王文正不知藥欄之壞而時服其德量陳彭年不知儼宅有石榴樹而人譏其躁進其人品異也

宋太宗問杜鎬官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

家天下爲對太宗善之蔡邕獨斷曰親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也漢書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然不明著其義當亦稱陛下乘輿之義也邕又曰陛下者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達尊之意也乘輿出于律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或謂之車駕又曰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行所至也

澶淵之盟既成王欽若進孤注之說而萊公見疎太祖朝盧多遜請移都鎮州經略攻取俟復幽薊則還蹕于汴此真孤注耳

本朝遇內朝行慶賀禮則上率東宮拜于

兩宮之門內諸王公貝勒貝子等從拜于門外

閣臣亦與焉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則拜于午門最為得體宋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詔皇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范文正仲淹方為秘閣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壽詔

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兩宮壽即今制也事詳儒

林公議

無錫馬翀字雲翎文肅公世奇之孫起自孤露中康熙壬子江南鄉試詩有奇氣時時仿李長吉而未竟其才游京師所皈心者獨余與崑山葉文敏訥菴方他無所詣也歸未幾而病依靈岩毅禪師于栢城菴得領悟一夕索筆書偈曰刀斫虛空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泊然而化年才三十惡詩相傳流為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

香林齋詩卷九
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
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
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
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長入祇候班喬陸二卒長
率衆拒于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咸義
不臣宋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
曰忠義易班曰孩兒終宋之世孩兒班帽後垂粉
青頭髻爲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門以黃羅護之傍
穿小門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間又命謨二候

加封碑文惜二候之名無考碑文見隨隱漫錄據
此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五代史乃不爲韓
通立傳何所忌諱耶王子融作唐餘錄載韓通于
忠義傳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有見哉

薛尚功鐘鼎款識第二卷有濟南鼎二其文如五
嶽真形圖薛云是向濬傳本又云二銘字畫奇怪
未容詮釋以鼎出濟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
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內府矣

楓窻小牘言宋婦人封號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
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

香林筆言卷九
以上封孺人今皆無之碩人孺人率為婦人之通稱矣

楓牕小牘記東坡一帖錄足疾方用葳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書者濟南名士善為詩時有掌兵官遠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賦詩云高燒銀燭照雲鬟涕耳笙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者避之詩見山書隨筆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為糾謬一書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揮塵錄云蜀人吳績

初第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書不知吳績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予家有舊刻本當是公謹未睹此故疑為一書耳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荆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多大竹常有小鳥翠色飛鳴其間大僅踰婦人釵梁物或結巢堅緻如

翠詩則不惟粵中有之矣李衛公有桐花鳳賦亦類此歸田錄載宜春庫有翡翠瑣一之形似碧玉乃所謂翡翠屑金者非此鳥之羽也

越絕言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伯牙陽東不識秦不空皆賢者也或益以靈甫爲七人然則舜既徵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諸子之言誕妄不經如此呂覽淮南新序說苑之類類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論可

矣

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亾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此論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圯族而已四嶽何爲而舉而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

蘇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玄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注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子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

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郭文答溫忠武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予佩此語終身故在世塗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與世澹忘如海鷗鳥晚歲乃為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為宵人媒蝎中傷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然適遂其魚鳥之性雖不敢矯情德之亦未嘗以為怨也觀音經云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于本人坡翁改之實獲我心耳

趙德麟侯鯖錄以醉鄉日月為皇甫松持正撰誤

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京師同人鈔寫祇有七

部即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曲阜顏吏部修

來光敏手鈔杜蘇黃陸四家歌行而以余詩次其後

日雜誦之

古藥方一兩乃今之三兩也隋合三兩爲一兩右

見江鄰幾雜志及侯鯖錄今醫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當驛即明皇雨中聞鈴聲處予丙子歲

過之題詩驛壁云金鷄賜帳事披猖河朔從茲不

屬唐却使青騾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三郎郎

當黃旛綽對明皇語也

蜀道有花名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薄間甚艷

又有蟲其聲清越如擊磬然予壬子初入蜀曾有

絕句云稻熟田家雨又風枝枝龍爪出林紅數聲

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黃葉中游宦紀聞載永福

古讖云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後石壁松上生龍爪

瑞花其年蕭國梁魁天下次舉黃定臚傳復第一

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想即此花然山中藥

蘇習見不知其爲可貴也

游宦紀聞記程沙隨治腎虛腰痛方杜仲酒浸透

炙乾擣羅爲末無灰酒調下又記治食生冷心脾
痛方用陳菜蕒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
入平胄散三錢再煎熱服又沙隨嘗患淋日食白
東瓜三大甌而愈

干支即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余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
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
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
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
動蠻貊語不虛云觀此則知余前疑不誤而是時

中國方禁錮蘇黃文章字畫豈不爲烏夷所笑哉
雪峰百里間多齋竹筍味甚美寺衆自三月至六
月猶饜飫是義存禪師手植余考戴凱之竹紀六
七十種而無齋竹先方伯贈尚書府君譜竹尤多
亦不之及近杭僧齋堂有詩名其自號殆取諸雪
峰云齋音豁字書云空大也

五代楊少師凝式旦將出游僕請所之楊曰宜東
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
游廣愛僕又請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與明
陳太常音也罷相似雖似可笑實有雲行水流之

意可以心空及第

歐陽文忠詩雜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考澠水燕談雜陽進花始于李文定迺非始思公
宋王闢之聖涂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興龍
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涌出公構亭泉上刻石
記之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
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歐陽永叔劉貢父皆有
詩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
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范公祠泉
清冷出祠中東北流合城西之籠水亦名顏孃泉

北流歷淄川長山新城為孝水鄒平長白山東峰
上之書堂西峰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蓋文正
幼隨其母流寓長山讀書長白山中又往來秋谷
故范泉有三皆其孤貧流寓時讀書之蹟而青州
之范泉則既貴後宦游之蹟也世或不知故詳著
之

海寧陸處士冰修

嘉

昔在京師與施愚山

閩

章梅耦

長

庚

每夕必過予邸不冠不襪縱談至夜分始別

去陸有絕句紀事云科跣到門衣不船船襟紉蓋
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紀實事冷

香祖筆記卷九
齋夜話以為用方言則鑿矣

武林陸圻字麗京晚號講山隱居賣藥後游嶺南
禮天然禪師法名今龍又常游溫台諸山中無定
所或云有見之武當者終不詳其踪跡也或以問
洪昇昉思答以口號曰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瓶
鉢竟忘還乘雲或作孤飛鶴來往天台鴈宕間昇
子門人以詩有名京師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
廩歸杭年餘五十矣甲申自茗雪歸落水死其詩
大半經予點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吳雯天
章詩尤超逸予嘗目為仙才亦以甲申病歿于家

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終厄之如此惜哉

予童子時常夢人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
予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覺而不知所謂後亦
卒無驗云

香祖筆記卷九終

香祖筆記卷十

新城王士禎貽上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沙蟲疑是
 誕罔語耳然世頗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
 委化虎郝后化蟒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誌載
 章惇化猫泊宅編載馮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
 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又當化何物耳檜
 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為狗葬則其化韓
 盧必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

香林筆記卷一
者可爲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
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
詔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
閣乎故予謂秩與种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
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

廣東巡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已故儒士李無械
妻何氏年百有一歲例請旌表下禮部議允行
李義山對雪詩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點謝莊
衣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馴墨客揮犀載羅可
二句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則晚唐五代惡

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爲冬
住又云唐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
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
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乙酉夏二東多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
五月晦爲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
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風從西北來先以黃氣
繼以赤氣氣過而風晝晦大樹皆拔蒲臺縣之陳

化鎮有三人同行風至伏田間及風息則三人伏處皆成墳如新築者三人者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柱瓦甍如故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

後漢書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姓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于江左諸王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梁園風雅明雍丘趙彥復微生臨清汪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常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欽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適寄到風雅新刻本乃嘉定門人陸廷燦較刊者予笑謂座客曰吾為朋友謀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已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秦襄毅絃馬文簡愉劉文和珙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顏藍田玉夫殷近夫雲霄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文定道殷文

莊士儋馮閻山裕子汝強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
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楊太宰巍
劉範東隅吳太宰嶽戚少保繼光子子冲澹龔方
洲秉德于文定慎行兄雁眉生慎言郭魯川本傳
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李愚谷舜臣李中麓開先
邢子愿侗公文介鷲弟舉人浮來龔馮文敏琦鍾
尚書羽正謝茂秦榛許殿卿邦才從叔祖伯石象
艮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鄒養浩頤賢先伯父侍御
府君與眉盧德水世灌王湘客若之劉節之孔和
張元明光啓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輩擷其菁華都

為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載匆匆未暇今歸田矣
而髦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

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

乙酉六月廿
二日西堂書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
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拘相公一篇
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
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
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
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踊
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傳

香社筆談卷十
四
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
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
已詳予居易錄

靈寶許氏坐在縣東數里背岡阜面黃河以河北
中條山爲案襄毅公冢在西莊敏文簡而下諸子
孫以次而東形勢極河山之雄壯蔡京葬其父于
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爲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尤據
江山之勝然京與其子攸條輩皆不得其死堪輿
之說其足恃乎亦存乎其人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既受之則
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
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
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又前輩與人書言除批
答門狀外未嘗自書昔人于酬接書問間古道如
此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

青浦縣有地名孔宅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
四代孫禎葬先聖衣冠處乙酉 南巡駐蹕松江
府 御書聖蹟流徽扁額及二陸祠董其昌家祠
芝英 扁額頒賜 諭其昌孫候銓州同建中送吏部
雲氣 先用得荆門州皆曠典也

香齋筆談卷十
五
余前記梵書薜荔為餓鬼又按酉陽雜俎云人犯
五千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薜荔也

華山玉泉院山蓀亭大石旁有無憂樹四酉陽貝
編云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亦蘭稱待女花之
類

荆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
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
衣者奇矣而出于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桃
杏荷菊梅花之屬謂之一年景予昔使東粵過贛

報謁丁鴈水憲僉留飯園亭時甫過上元數日瓶
中插雜花如桃梅桂花佛桑之屬皆盛開予戲語
鴈水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比過嶺則芭蕉隆冬
亦不凋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特粵中雪
不易得耳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啓與手簡駢絨之謂之雙書
後益以單紙直叙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
劄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濶
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曆中先達名
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

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為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
復存矣

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余
昔過嘉州考圖經明時止有會江門一株熟時專
供蜀府他即無有獻賊亂蜀後并此一株亦不復
存矣

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今殊不聞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
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
王元之獨宗樂天然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

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
後所及今人耳食譽者毀者皆矮人觀場未之或
知也

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欽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

卷其鄉先輩史鑑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
沈啓南齊名而與吳原博王濟之李貞伯友善為
三原端毅公所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
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詰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
文定為明古表墓止云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
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然當時胡為而有此說

遂傳千古之疑雖博洽諳典故

亦不

能知也集是陳仲醇繼儒選初字醇儒

後漢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
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
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迥別此水一號龍女水又
名裙帶水

澠水燕談記王黃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堯
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一世以
元之為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
孝儀允肅以舉子下第留京師每徒步造子寓舍以

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
尤憔悴之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已未臚傳果第一
又丁丑常熟嚴寶成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晉予
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
皆予門生也

慶曆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
魏公從容言于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
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充公作蘇氏集序云
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正用韓公
語而誌中不載其事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于陳希夷東游過
濮客于王元之會河決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
樹于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
負鼎叩角顧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
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筮易遇睽因自號睽叟從
學者常數百人淳化中韓丕言于天子召赴闕詔
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翟書哀其文四十八篇
析爲三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今明水在章
丘城南土鼓縣故城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
百脉泉西北即繡江之源也齊乘云朗公谷諸水

東西伏流西發趵突東發百脉所謂金霏碧滄韻
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
權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澠水燕談得告事因略述
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于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
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
曾孫遂不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超陞朝籍元之以
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黃黨禁
于徽宗而其孫與甥皆見擢于高宗事同直道固
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覯也汾

本名元宗字彥祖以夢改名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
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
之舊仁宗納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廣州順德人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乙
酉 上南巡嘉其清節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
代仍 命知府事

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果
也在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劉偁為陝州司法叅軍廉慎至貧官罷無

以辦裝賣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送之云誰
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真宗祀汾陰見
野詩嘆賞久之時偁為江南幕官召至以為京官
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
不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今博興名宦不知祀偁否
錄之以備遺闕云右見澠水燕談錄

乙酉自濟南至青州諸郡縣皆有狼災

李石續博物志言劉亮合仙丹得白蟾蜍白蝙蝠
服之立死又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
泄而死又云丹水有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

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矛盾如此
薏苡一名薏珠

續博物志言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
生等受尚書于伏生按漢書詔太常使掌故鼂錯
往受之非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今樂安縣事伏
生授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
往受經者也志又云潑水有伏生墓亦非潑乃獺
之訛

磻溪在鄘而李石云磻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
廟附會可笑

人死為鬼鬼死為鬻李石以鬻為滄耳虎音積又
有你音指物貌禪家有此語

飛廉紂時諸侯或以為惡獸頭似羊又以為神禽
頭似鹿此亦以檇杙為鯨之類又方書之漏蘆一
名飛廉

高麗人參贊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檄樹
相尋椴木葉似桐甚大而陰多人參生其陰人參譜

上金謂之紫磨金劉迎詩紫磨金餅噉扶桑迎字
無黨萊州人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蔡倫春紙白今成都萬里橋

西江岸有薛濤造牋石白或云是蜀府造牋處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
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伏汝士歸謂子弟曰今
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
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
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
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
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也是時文宗太和
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
裴為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

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于洛
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已薨于武昌安得與
樂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
妄語如此可笑也

癸辛雜識記宋十五帝御押太祖元立元太宗元

仁元真宗元仁宗元白今益都孫相國元止亭元顏山元

雜記所錄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御押殊不
同太祖元真宗元又真宗元仁宗元並載之以備參

考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二本一實東京聖

善寺鉢塔院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一寘蘇州南
禪寺千佛院澗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
明初為高駢強取去後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
善本較正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謬真宗詔取
至都下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
真宗可謂右文之主也

鄰幾雜志維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
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冰車

太倉崔華字不雕子門人也工詩畫常有句云丹
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為

崔黃葉歷城族子華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
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予亦呼為王黃
葉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
桐花鳳劉公^體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祇謨云崔黃
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

同年祁工部珊洲^{友文}官廬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
風吹雨過滿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
例標美名欲呼兄作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
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
笑

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
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為何語石林燕語又謂之
引黃

鰓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為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
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餽遺率作鮑
魚則訛作秦始輶輶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餽歲單
有燒鴉見之愕然徐問之乃鴨之訛耳

李贄極稱武壘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
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
此

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橋用白石甃之瑩
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
瓶爐酒器皆以水精為之水南皆宮女奏清樂水
北皆樂工吹笛此視明皇月宮之遊豈有人間天
上之異又程史云德壽在北內孝宗將以元旦舉
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一進于內帶十三銙銙
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東坡十歲讀范滂傳慨然太息願效之山谷晚謫
宜州為宜侔余某之子滋許默書范滂傳才忘二
三字孟博一傳隱括蘇黃始終乃爾志士仁人千

載而下猶為感憤山谷書范滂傳後藏趙忠定家
事見程史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
盡驗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醃醋
調灌有鈴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
下咽即大吐去膠痰數升立差又治眼障用熊膽
少許以淨水略調盡去筋膜塵土用冰腦一二片
齊則加生姜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奇驗赤眼亦
可用

陸務觀作姚平仲傳言隱蜀青城山時出至丈人

觀紫髯郁然走及奔馬癸辛雜識又云李次仲遇
姚平仲于廬山豈晚又出蜀遠游乃至吳楚耶

周公謹述括蒼陳坡言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冰

冷方用狗蠅七枚搗碎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即

紅潤如舊冬月蠅藏狗耳中又治痘毒上攻內障方用蛇蛻

一具淨洗焙燥再用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

破開入藥末于內麻皮縛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

日即愈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
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

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為前
宋人書感激曰感磯取孟子是不可磯也注云磯
激也義與激同然亦繫矣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
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
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
為織女不知何據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艷詩江左化之謂之宮
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
其體今觀玉臺新詠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

助瀾何區雅鄭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今吳中
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
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
有車載斗量之謠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
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
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
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右數語可
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黃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黃亦太凌僭矣至唐始有紫緋青綠之別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唐傅奕精于莊老而力詆佛教殆不可解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晉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于手背與魯公同唐文皇病痢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煎葷葷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師摩頂松在齊州靈岩寺師取經西域歸始住長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靈岩屬今長清縣圖經但以為佛圖澄卓錫之地而不知玄奘故著之後漢馬略閉戶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潛龍此在臥龍之前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宮按班書宣帝紀常困蓮勺鹵中如淳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錄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邳縣也元和志曰下邳東二十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黃圖雍錄所載

漢宮殿名甚詳無所謂輦酌宮者蓮勺諸書皆言
縣名亦不言有宮著之以俟博雅如劉原父者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

驗人參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
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
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
之空乃九搯之空首搯也二說互異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搯一曰稽首二曰頓

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搯六曰凶搯七曰奇搯八曰褒搯九曰肅搯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

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
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
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
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竝載宋史藝文志而汗
簡不傳于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
逼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
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
字部末字注脚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
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

員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為山
礪葉君題汗簡後是書所援据自古文尚書以下
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
嘗見人家竈側多促織竊疑之偶讀酉陽雜俎云
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
兆
濟南明湖蛙不鳴維縣無蟬或閱數年間聞其聲
則置酒競往賞之以為異事
段柯古云竹譜竹類三十九按戴凱之竹譜乃七
十餘種

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舊制
御史闕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迭舉英宗內批
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
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如
此用人雖唐虞三代盛際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
家法何至王呂輩紛紛亂天下耶御史裏行始于
唐初迄宋尚仍之不改

政和間以詩為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遂上疏論
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
請為科禁至著于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

香社筆言卷一
一百其紕陋一至于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
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于歐蘇間自
成一家亦可槩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
厄也

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
宣和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絕對
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衣食不給
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為龕以居
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大
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說志書亦俗

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沒不傳可
惜也

勞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紅冬月始盛開雪中照曜
山谷彌望皆是說者謂即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
大所云海紅花是也

趙俊字德進歸德人

宋為南京

偽齊劉豫起為虞部員外

郎者三以告強畀其家卒力却之凡家書文字一
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亦一陶淵明也又南唐
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
書甲子見懶真子

香林筆言卷一
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
海王恒叔性士宦游所至輒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奧
作遊記數十篇江陰徐霞客終身于游至歷絕域
徼外性作傳可謂好事者矣予同年吳君順
治末進士嘗游武林宿留數月始歸予詢以西湖
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詢其未往游之故則大
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為山水往耶予為
先兄西樵言之以為人嗜好逕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
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

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叅天露下葉間蕤蕤皆
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
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為
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
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望江令麴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絕句得三首錄
之頃又從王楙叢書見一聯云臺笠看山雨渚田
耕荇花語最工而不得全篇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晉人謂皮裏陽秋孫盛
晉春秋為陽秋梁武帝小名阿練改練為絹今絹

布之絹俗罕知其為練矣

鷓夷河豚也擣蒲海蜃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為燕鮓三腮鱸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康節外紀載其過堯夫一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溪歸頗可誦
馮元成兩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強遂

稱王此二語最是確論

香祖筆記卷十終

香祖筆記卷十一
 新城王士禎貽上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
 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
 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光庭裴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据此則集賢
 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于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馮鄧公八十六陳文惠
 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
 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

香祖筆記卷十一

新城王士禎貽上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
 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
 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
 館學士光庭裴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据此則集賢
 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于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馮鄧公八十六陳文惠
 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
 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

及八十

泊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為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為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子乙丑過滁游琅邪山見之搨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為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五年再閏為閏雙今止謂三月為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為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于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竝無初六為七夕之說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 本朝惟高陽李文

勤公爵居內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內閣二十年二公皆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為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繳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繳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

婦人纂羅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後但不似纂羅掩面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繳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予謂以歹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

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為者摭言所載幾同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為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實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為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閩閩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亾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公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于富貴而其胸懷蕭灑乃爾亦

奇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臯主人亦以詩名
刻白燕棲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本
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
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
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
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饌也乙酉春無雨雪四
月閏四月麥秋將屆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
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怕雨之懼兜率
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馬永卿云常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
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紉紉
音敷敷作紉必有据依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紉紉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
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
譏之曰汝紉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
紉字之訛
黃山谷名庭堅臯陶字也或曰即高陽氏八才子
之一字曰魯直懶真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
曰魯直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
奕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
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
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
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漢高耶
田元均為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溫
顏強笑以遣之語人曰為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
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賞答啓云恭
惟某官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惟欠雅馴亦本非
佳語而援以為贊頌之詞謬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
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即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為
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
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
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
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為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
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
詩句云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此亦何減元暉

仲言襄陽蘇州耶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子

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崇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

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于常與人言以為戒

又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

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

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

出為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施愚山閩章同

為江西監司又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

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劉克猷子壯已丑狀元西風吹淚古

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故驛樓殊不愧

古人也予兄叔子士祐重經采石感懷曹梁父二絕

句云憶向江干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來寂

寞空江上獨酌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寥短

檠和淚雨瀟瀟若為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濛欲上

潮亦不減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森字

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牕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

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楊葱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

絃倪雲林詩也鮒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
天忽憶戴顓牕戶裏櫻桃風急打琴絃子在廣陵
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
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為四川巡撫贖
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
粗給何必孽孽于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
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
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
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此謂哀
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為立廟者是非
羞惡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
梁莊肅方監在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
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用梁固賢矣仁宗真聖主
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
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玘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故舍于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即漢鴻臚寺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龐頰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叅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子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

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時至有督潤筆者不以爲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今則諛墓之金殆絕響矣

黃生某廬州人遊于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治痞積方用大蓴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倍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荔枝草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

麻紋壘壘奇臭者是治血崩方用猪鬃草四兩童
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猪鬃草如莎草而葉
圓淨洗用之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
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
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
所本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
類為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
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

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
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
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
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
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
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元
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

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祐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
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于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尚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既無厚
遺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心殊不忍虛地上以
實地下又所深惡云云蓋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
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
俗謂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
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
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

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
不以為怪矣

安祿山生于南陽時李筌為鄧州刺史夜識東南
有異氣于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假王也座客
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于
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
不死也豈亦運氣使然耶筌即注陰符者

唐蔡京假節邕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僂
俛不前題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
溪人誰家有山賣此詩未收浯溪志予昔撰浯溪

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議追錄于此用補向來之

闕

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
詩也匡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
其事而未見全篇升菴補作塞上曲極工今載集
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
讌會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
舍相過盡雅游道政里中人似璧善和坊北月如
鉤閑邀師子尋新曲醉遣鴉兒亂酒籌今日相思

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黔陬後數年理揚州寄嚴州
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州新安江
水千餘里何處天邊風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已
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
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謔笑者必有風雷之
異利州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嘉陵江岸
皇澤寺有其遺像乃是一比丘尼予過之題詩云
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瑤
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
尼工奪塔之語以謔之且曰爾果有靈不妨以風

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頃刻百里豈老
狐獨靈于乾陵不靈于利州乎記之以發一笑李
義山亦有二絕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

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節交通不以為
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尚書主春闈
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
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
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
違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為宗族之私
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壻舅

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

姓亦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

完

臣為國子監

助教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
例迴避遂淹滯十年之久詎非慎乎唐人著族惟
聞喜裴氏滎陽鄭氏稱眷不稱房吳興沈氏則稱
葉不詳所始

予既選刻邊尚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
其七世裔孫紹祖請于當事為公奉祀歷城諸生
張漣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于臨邑故
家得魏允孚刻本為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

香齋筆言卷一
祠宇置祭田可謂好事喻義者因書之
乙酉七月廿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
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
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
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
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
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懌壽平金
陵王槩筌派也二派竝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
何如王槩字安節詩人方文僉山之壻與兄著字
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槩初

名丐後改今名亾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
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
子婦文倣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
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愛摩詰黃梅出山圖筆談以為黃梅曹溪
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
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韞珠刺
繡工絕為西樵作須菩提像既又為先尚書府
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又為余作神女洛神浣紗
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蓋與畫家同一關捩今有

以上塑木雕為人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絕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前藤棍雙
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
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
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聞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
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
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
徐敬菴旭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
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 陛見多乘二人肩

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此蓋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
三字之合也蓀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蒞即白芷又
云杜蘅即馬蹄香今偽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薊州大薊茭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揚荆
州宜荆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
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說則州名當從木
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更考之若丹陽
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

竹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二種淡筍即淡竹也
或謂淡竹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耳非
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
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晏元獻為相求擇壻于范文正文正文曰公女若嫁
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
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賣
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
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

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
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為同學從受
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
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
禪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
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
而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孫莘老

為表其墓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渭父寧龍城錄則云餗父
名奭字師道才吏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皋山
著書二十卷號鳴皋子山人言其仙去子餗亦
有才然不逮于父風

予為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
處按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
街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為名予昔奉使四方見
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

宮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
思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
邊煙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濠州含桃閣下剗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
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
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于閣下有銘
云云見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真宗末年年號此書
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傳
本否也

香林詩集卷十一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
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
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北齊斛律金勅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
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
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
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霜獨我知宋
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
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
袍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
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
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盾勣首宿含花草露
斑奚奴擾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
十二閑直內銅符初上繳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
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犂山戚武毅繼光畫角
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
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
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劔臺右偶舉

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
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
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祇解道
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髀兒射鴈落白毛
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竝謝胡撒鹽之句
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
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
人據牀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
三百餘人自言皆中原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
幾甲子也山巔一亭榜曰笑秦問老人為誰曰唐

相裴休也山中生人獲甚大多如人形生欲乞數
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惜不可經涉海洋山中
金玉任爾取之又云楞嚴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
習之復令人導之登舟轉盼之頃已至明州矣右

見墨莊漫錄人參譜

天平山僧得葶一叢煮食之大吐內三人取鴛鴦
草啖之遂愈二人不暇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黃
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蓋沈
存中良方所載即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名
忍冬先方伯贈尚書府君羣芳譜云一名鴛鴦藤

又名金釵骨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潁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邾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鶻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為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蓋是時東坡及黃秦之歿久矣而黨論猶未息此蜀洛諸君子賢知之過母乃為紹述諸任人所笑耶

墨莊云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處予按濟南七十二泉其名具載齊乘實不止三十餘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並傳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羅荀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為怪醜
惡劄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
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
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贍張谷又有常山張順
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
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栢張浩河東解子
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
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曾旼彥和賀鑄

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
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為氏飛者固好奇之
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為是如漢志至左孫氏
為莊王是也以飛為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
是也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
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
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

香祖筆記卷十一
云其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
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桑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為
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暉子
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
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
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
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
不知永叔何為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
也按常為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尚書
而霏雪錄以為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
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
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
利即此杜常也

香祖筆記卷十一終

香祖筆記卷十二

新城王士禛貽上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
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
劉春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
殷寅所嘆春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
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
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
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
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爲詩不

香齋筆談卷十二
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曹祭酒裁眉禾爲
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
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
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
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
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
啜蔗漿棗湯之爲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
則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
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
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但悉謀維州一事然恫神
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
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頲濱二人皆偉
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
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鷗
鴻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
當以鷗鳧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

香社集言卷十二
拈工于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
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
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撫然
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
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
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
子家莫中江以爲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
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萬曆間耕者得片

石于田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
山濟南行記以爲宋張公揆讀書處揆舉進士仁
宗朝知掖縣奏免登萊租稅後以戶部侍郎致仕
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貫之通易太玄陳執中薦爲
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
種瓶是汝州窰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
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
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

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
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即古譚子國詩所謂譚
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尚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
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

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
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
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毫間秦西臺何學曰張從
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
耶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
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
靺鞨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
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
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

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
儉而棗倍收乙酉歲豐棗亦收語不皆驗

寒食麩臘月雪爲糊則不蠹宋王文憲家以皂莢
末置書中以辟蠹

香林筆言卷十二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體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體况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褻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

江陵嬭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謂羞朝

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銜名帖即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為副院今梅少司馬桐厓銅為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為掌院梅已為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為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璽亦嘗為屬同時為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為楚撫則改稱侍生不知用何例也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為日已久予為掌

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內陞京卿
初薦常百子翼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
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
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為福建巡撫此
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皆不盡然一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弇州謂
三品已上則不復叙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澤弘為
吏侍杜大司馬肇余臻為尚書每相遇杜執弟子
禮益恭此盛德足以風世也弇州又言常熟嚴文
靖公訥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瞿文懿景

以本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經中
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尚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尚書不避相
遇則下輿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尚書同矣弇州
謂蒲州楊襄毅公為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
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

明舊例太常光祿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弇州議
其非今無是矣即遇尚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
以至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
不避不知何說

弇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之治商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煤契丹膠爲之

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

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鴈題詩小著行

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牕時風致不減雲林

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事非是妮古錄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繡鬢鬢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

今褱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較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內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畧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

句然閩中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宜宗促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蓋鼎革之際散軼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狼戾之性見于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叙述漏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青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為演浣紗記
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籜菴于自金陵過
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
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
十矣曲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
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為史記楊
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費著器
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為蜀志昔人謂可以為修
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璿璣詩

圖劉九經鄙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
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
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柳江幸自遠
柳山為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一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
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
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
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瑋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

香林筆談卷十二
費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
余讀而笑之既稱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鬱林石
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
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欒語不得中男在眼前
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啟汭官文登廣
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道
遙堂絕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
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又呂東萊

蓄一犀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
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某時則碁中明如月
又季鴈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周密公謹作山頭皆著青
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爲
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煙過
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嘗命畫苑寫耕織圖御製詩冠其上
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璉作
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

皇后題字

古人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瓢劉蛻以冢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草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

書言西土甘草亦有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游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耀編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常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

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礪芳

名蓀

為題絕句云

簪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

香齋筆記卷十二
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
絕妙辭掃眉牕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
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礪芳又云康熙壬子爲河道總督請主任
城書院有諸生饋墨數丸云是土人所製形如掘
丸磨之甚黝黑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
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
有一祠竝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
爲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時

礪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請虬仙者
至則書一絕句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疎雨上
輕舸問予名字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
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子乃其
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于巾峰洞天翼日
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釀金構精舍其
側自後數降虬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
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冊右手持杖黃巾
黃衫御風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

多見之

欄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粵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略記一二如濰縣道中云人煙通下密橋路遠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尚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鄆縣云天晴真臘樹日射

灌門潮分賦菊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狀却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峰半入城舟中小飲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略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于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尚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

菜曲江金花魚為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掾使于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九成徵予畫并賦詩刻掾學阮掾宛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雲樹煙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瓚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疊氣未
衍迤勢巨窮溪壑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宮飛霞隔鸞鶴叢笙思閩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遙翁時

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于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于前卷太息邾縣全軌之遇以為郟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過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則軌居然領解額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輒錄于此與識者共質之云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賤子曾公公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曆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

何况虞廷儀鸞鷲和聲應答唯笙鏞鶴唳鶯啼瘖
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天颯
颯羞吳楓新文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
聞面赤汗浹背進退交惑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
本聊將耳學思擊蒙騷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
鋪陳工霧夕芙蓉詭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
示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
白公蘇公金在鎔潑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
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
公問緒業微言日日開心曾莫訝投詩未相識平

生一辦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
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
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于鬼子欲其暮
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
官司勾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
坐鬼子忽從窓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
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矚鬼子曰冥司符在豈
誑耶挾吳自窓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
見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別館
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
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
座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
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為瑰麗有淮南
小山之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
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
詩以名之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
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

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屢有存者而
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
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于祠
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
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葦間壞亭徙而
復之賦見鷄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
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為北渚亭
故址尚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
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矧無咎所賦果
此地否因讀鷄肋集而識之侯訪諸故老

香林集卷之二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
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
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
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鬪互控于縣
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殊批曰無恥犯
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鷓過陽穀親
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
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
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

京為是天罡為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孃
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
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
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別歷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
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鴛鴦
鷓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
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
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

揮淚逐金鞍譙郡對酒憶玉函山
自注齊州西樓對此山云不遣
西樓對此山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污花前酒
猶是揚州別駕衫

蘇穎濱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灤源石橋記又
和孔武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
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
厭相攜上古城据此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
疑鵲山亭檻泉亭檻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
制燕別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詩亦稱
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

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曾魚徐石介之壻也
又次韻李昭叙燕別湖亭又遊泰山四首初入南
山云茲人謂川路今黃山鋪已南至泰山皆名川
路故其下又云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厓巘互
崢嶸征夫時出沒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
寺靈岩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正權謝示閔
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
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
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
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

香社筆言卷十二
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禾薦登泉乃復
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渚為二池醜
為石渠自東南流于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
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錄
按李公擇亦為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潁濱集
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由
在齊正同時也

潁濱樓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
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樓賢谷谷中多大
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

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
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
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
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
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
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
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
癖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
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託曰

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
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
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
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
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余用薛安潘谷墨
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
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
說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
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
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罍不以墨也

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
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
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
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
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
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
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
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
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碣碣之所以不可為玉
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

之用在書苟有用于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騶裊之馬方

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

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
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
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沛然如肺肝
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
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
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
大過人在誠實耳

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
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

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
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
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
所夢同而小異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譽曩在

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

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

文漪灝一聯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

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象明末官光祿寺署正擅草聖
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尚書一日置酒召
之酒闌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
句云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公大
喜以卮賜之

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
水間多林木丹綠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
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盤中橫
紅梅一枝墻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士
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畫惜

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此畫上方有潘純張兩
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淡東風
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
頗有寄託予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一闋云
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
淚點無文園老去恨煞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
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 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
父贈尚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元韓之黨齟齬歸
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為 九重所賞亦

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心石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爲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淡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

文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縣皆有祠

香祖筆記卷十二終

